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三〇五回 鄧飛雄奮身入虎穴 吳占鼈設計救恩人

話說鄧飛雄進了正門，抬頭一看，見北房屋中燈燭輝煌，東西各有配房。鄧飛雄用刀試著，往前行走，見北房迎面掛著一塊匾，上寫著「藏書閣」三個字。借著燈光一看，屋中書籍滿架，頭前一張八仙桌，兩旁有椅子，坐著兩個家人，都是青衣小帽，正在對坐說話。只聽東邊這個說：「周升，咱們今天值前夜，三更天再換他們，大家都要小心謹慎。這屋裡可要緊，莊主爺說過，他老人家的道書，連木羊陣的陣圖，都在這屋裡，恐怕有官軍的能人前來盜書，那可了不得！」鄧飛雄一聽，心中暗喜道：「我既來到此山，焉肯空回，要把木羊陣陣圖得著，真乃是萬全之幸。大約這兩個家人，也沒有多大能為，我何不進去將他拿住，跟他要陣圖。」想罷，剛一掀簾進去，就見由門後出來一個大鬼，青臉紅髮，手執寶劍，照定鄧飛雄攔頭就刺，嚇得他急忙往後一撤身，用紅毛寶刀往上一迎，嗆哪一聲就把寶劍削斷。剛剛削了，上面嘩啦一響，又由上頭落下一個銅網，把鄧爺罩在當中。這時鑼聲響亮，不大的工夫，過來二三十個家丁，把鄧爺的紅毛寶刀先拿過去，把鄧爺給捆上了，才將鄧爺渾身的網鉤摘去。鄧爺情知凶多吉少，只得認命了。吳占鼈過來一瞧，吩咐把這個人給搭到我那屋去。手下人

答應，立刻搭了起來。吳占鼈叫家人小心防範，來到他自己房中，吩咐把鄧爺放下。這時外面有家人來稟道：「現在大門外的削器破了，被這人毀了兩條大槍，兩個美人的匣箭已放完，屋裡大鬼的寶劍也被他毀了，都待修理。」吳占鼈說：「叫他們頭目去修理，不用稟我知道。」家人就出去了。吳占鼈住的這院子，是北房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有八個家人伺候。吳占鼈吩咐家人出去之後，把拿住的人放在椅座上，納頭便拜。鄧爺心中一動，趕緊過去，用手相扶說：「請起請起。」吳占鼈起來，旁邊一站，說：「恩公，你老人家不認得我了。」鄧爺說：「我實在一時想不起來，我已然被獲遭擒，萬死猶輕，多蒙尊駕不殺之恩，反以客禮相待，未領教尊駕姓名。」吳占鼈說：「恩公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提起這話，已二十載了。」

書中文代：這個吳占鼈乃是山西紅洞縣孝義莊的人，他父親叫吳恩貴，娶妻鄧氏，所生三子，長子吳占鼈，次子吳占魁，三子吳占元。這位鄧氏大娘，跟飛雄是遠族一家，論起來還是鄧飛雄的姐姐，親戚雖遠，走的甚近。他們這孝義莊，有一家勢棍土豪姓馮，原先在外頭做過知府，名叫馮開甲。他有一個少爺，名叫馮文卿，是個秀才，倚仗他父親做過知府，家大業大，家中養著些打手，時常在外頭搶奪婦女，無所不為。他瞧見吳占鼈的姊姊長得有幾分姿色，就記念在心，帶著打手，時常要來搶人。這天他突然帶著打手，來到吳家叩門。那時節吳占鼈弟兄年幼，吳占鼈的父親出去，問他是誰？馮文卿這廝並不答應，帶著二十多個打手，闖進院內，逢人便打，遇人便捆。

正趕上鄧飛雄由門前經過，一問方知搶人，鄧飛雄立刻拔刀相助，將這些打手趕走。焉想到馮文卿這廝仍不死心，仗著跟紅洞縣素有來往，又倚仗是世家子弟，有錢有勢，就把吳恩貴鎖到縣裡，說他家中窩藏江洋大盜，上堂就打了二百板子，上了

夾棍，釘鐐入獄。暗中又使人到獄裡向吳恩貴說：「只要你把女兒送給馮公子，這個官司就算完了，如若不然，你父子休想逃命。」吳恩貴一聽就氣死了，把屍首給領出來，那馮文卿仍不死心。當時鄧飛雄剛練成了武藝，專好管不平之事。這天來到吳家，鄧爺說：「你弟兄三人，帶著你母親和妹子，不必在此住了，趕緊收拾，我送你們到邊外去吧。我今往他家有，把惡霸殺了，給你父親報仇。」吳占鼈一聽，說：「你老人家給我父親報仇，我弟兄粉身碎骨，難報你老人家之恩。」立刻收拾細軟金銀，套好了車輛。鄧飛雄說：「我今天把狗子馮文卿的頭殺了，取來給你父親上墳。」

商議好了，鄧飛雄晚間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來到馮家各處一竊聽，只聽見西跨院北房屋中，有琵琶絲弦彈唱的聲音。鄧飛雄由房上施展出珍珠倒捲簾，往屋中一看，當中一個團桌面，桌上有一張蠟燈，坐著的正是狗子馮文卿，年有三十內外，面皮微白，兩道賊人眉，一雙三角眼。東邊坐著兩個歌童，十四五歲，面皮微白，搽著一臉粉，陪著狗子喝酒，說說笑笑，帶著輕狂之態。在西邊坐著兩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一個抱琵琶，一個把弦子，正在那裡唱得快活到極點，這一出是「妓女從良後悔」。桌子上擺滿了時鮮果品，這幾個男女，正陪著惡狗子作樂。在東裡間屋中，是順前簷的炕，炕上擺著煙盤子，有一盞煙燈，旁邊擱著一桿大煙槍。這個惡狗子，果然是不安分。

鄧飛雄不禁氣往上衝，拉出紅毛寶刀，把簾子一掀，闖進屋中，伸手把狗子馮文卿揪住，說：「惡霸！你買盜攀賊，將我的親戚害死，今天我特意前來結果你的性命。」馮文卿嚇得癡呆呆的一陣發愣，尚未開言，被那鄧飛雄手起刀落，將人頭砍落，又把胸膛打開，將人心取了出來，嚇得這幾個歌童舞女跪成一片，戰戰兢兢。鄧飛雄說：「你等起來，不必害怕，冤有頭，

債有主，我不殺你們。」說著話，又奔往後面，將馮文卿的一家大小俱皆殺死。

鄧飛雄拿著人心，提著人頭出來，交給了吳占鼈，說：「你拿著人頭人心，給你父親去上墳。你兄弟三人，趕緊同你母親姊姊逃命去吧。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吳占鼈兄弟三個，給鄧爺磕頭說：「恩公！我弟兄以後但得一地步，必要報答你老人家這點好處。」吳占鼈這才帶著他母親和姊姊兄弟，逃至嘉峪關外。後來他姊姊就給周百靈為妻，他母親已經去世，他三人都成了家，跟隨周百靈度日，練了一身的功夫。今天聽說拿住人，吳占鼈過去一瞧，原來卻是恩公鄧飛雄。當著眾家丁不好說明，故此把鄧爺搭到自己屋中，叫家人退出，就把鄧爺解開，這才問道：「恩公！還認得我麼？」鄧飛雄一時蒙住，愣夠多時，才想了起來，說：「原來是你，你在此處做什麼呢？」

吳占鼈說：「我自從與恩公分手，便逃至此處居住。我母親已故，我姊姊給與周百靈為妻。你老人家來此何干？可以說說。」

一面叫家人倒茶，又吩咐擺酒。鄧飛雄說道：「且慢，我來此倒不在吃，我既遇見你，我不能不說實話。」鄧爺這才如此如彼一說，吳占鼈一聽，嚇的亡魂喪膽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